

論涵靜老人對宗教與科學之主張

—從伊安·巴伯觀點分析

前言

探討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近年來這一方面的文章非常多，僅以歷屆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中，就有許多篇涉及於此。

比如曾昭旭認為「科學發達反而提供宗教釐清自我的機會」¹，劉阿榮在〈宗教 v.s. 科技—新世紀的辯證和想像〉²一文中，條列宗教與科技彼此能提供對方啓示的四種內涵：1、科技發達後的心靈貧困，賦予宗教更多的發展空間；2、科技濫用之後果，有賴於宗教之修補；3、宗教有賴於科技去其闇暗、破除迷障、導入正信；4、科技改變了宗教的宣教模式，成就了宗教志業。前兩條可歸類於宗教對科技之助益，後兩條則是科技對宗教之助益。

然而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是否如此單純？從科學發展史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早期科學萌芽之初，所遭受到宗教法庭之迫害，到今日科學成爲顯學，且不斷在侵入原屬宗教領域的強勢作風，這中間有許多複雜的影響因素。因此當涵靜老人（以下簡稱涵老）主張「天帝教是科學的宗教」時，必然在信仰者的本身、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會引起不同迴響。本文希望藉由伊安·巴伯(Ian G. Barbour)的觀點，先釐清宗教與科學之間整體的、複雜的關係，然後進一步探討涵靜老人的宗教與科學觀，爲這一片渾沌地帶，展示一種新的可能方向。

伊安·巴伯(Ian G. Barbour)的四種觀點³

伊安·巴伯是美國卡爾勒敦學院物理系與宗教系的名譽教授，具有物理學、神學雙重學位，長期來從事宗教與科學的研究，一九九六年發表《科學與宗教》，論題包括宗教與科學史、宗教與科學研究方法、科學哲學、科學理論、基督宗教神學和哲學，尤以歷程哲學作爲聯繫其研究的橋樑。一九七四年發表《神話、模型和典範：科學和宗教之比較研究》，比較科學與宗教的說法和模型。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蘇格蘭的艾伯丁講授一系列課程，完成《科學時代的宗教》和《科技時代的倫理》兩本著作，並獲得天普頓獎(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¹ 曾昭旭，〈論宗教活動與宗教學〉，二〇〇〇年海峽兩岸世紀之交的宗教與人類文明學術研討會。

² 劉阿榮，〈宗教 v.s. 科技—新世紀的辯證和想像〉，出處同上。

³ 本文主要參考其新作《當科學遇到宗教》，章明儀譯，商周出版。

in Religion)，在這一領域有卓越貢獻。

伊安·巴伯以四種觀點來描述宗教與科學的複雜關係：衝突、獨立、對話、整合。

第一種關係：衝突。

巴伯舉出處於兩個極端的觀點來討論，一是「科學物質主義」(scientific materialism)，主張物質是構成宇宙的根本，也是形上學的基礎，因此科學方法是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可重複的客觀事實，可用實驗來檢驗的現象，方能被接受為人類的知識，從這角度看，宗教信仰當然被排除在外，它代表主觀、封閉、盲目的一種文化。另一是「聖經直譯主義」(biblical literalism)，主張聖經的字義並非隱喻，也非暗示，而是照字義真實的展現。因此聖經創世記篇記載的創世過程是真理，而達爾文演化論則是邪說。

可想而知，這兩派彼此排斥，以各自立場高舉對方不應存在的理由。從一九二五年的「史科普大審」爭議是否該禁止在學校教授演化論，到最近一九九九年，美國阿肯色州教育委員會裁定，在該州舉辦的學力測驗中，不得有演化論的問題，這兩個極端派之間的衝突，至今仍然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宗教與科學的不同程度的緊張關係。⁴

第二種關係：獨立。

化除衝突的最直接辦法，便是承認這兩個領域各自獨立，互不侵犯，各有各的方法、標準與價值，無須跨過界線做無謂的比較。當然，鼓吹各自獨立的動機也含有可同時忠於兩個領域的積極意義，畢竟許多科學家亦擁有宗教信仰，許多宗教家亦接受科學所揭曉的知識。

可以從許多角度來區隔這兩個領域，比如從關心的問題來區隔，顯然，宗教關心的是人心的改善與拯救，而非創世的詳細經過，科學關心的是揭破自然的奧秘，而非道德倫理的價值，因此兩個領域沒有衝突的必要，也都有存在的價值；也有從第一因、第二因來區隔的，比如天主教認為，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利用自然法則完成特定的目的，透過科學研究的自然世界是第二因，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層次；另有一種以語言和功能上的差異來區隔，認為科學語言主要用於預測和控制，在分析資料、從觀察的現象找出規律，以及應用在技術上，科學語言非常有效，而宗教語言則不然，它的功能在提倡某種生活方式和態度，鼓吹對某些道德原則的服從，因此兩種語言應當在各自領域發揮，不應錯置，也不應過度引申其效果。

第三種關係：對話。

相較於獨立的主張，對話是一種宗教與科學間較積極性的關係。若說獨立偏重於分析兩個領域的差異，對話則較注重兩個領域的相似性。

比如，當代科學研究越精深，越驚嘆宇宙所彰顯出來的偶然性，及可理解性，

⁴ 有關這方面衝突，可參考 Henry Morris, ed., *Scientific Creationism*, 2nd ed. (El Cajon, CA: Master Book, 1985), George Webb, *The Evolution Controversy in Americ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4), chap. 10.

這些偶然又可理解的秩序從何而來？科學提出此一問題，本身卻無法回答問題，因此宗教的終極關懷便適時派上用場。「上帝的理性甚至能夠說明宇宙充滿奧秘且令人困惑的可理解性，以及我們的宗教敬畏，如同愛因斯坦所說的，這就是科學的源頭。」⁵這段話代表終極問題的相似性。

又比如，科學雖然注重客觀，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科學資料的篩選、詮釋，都帶有理論的預設，這就離不開「信念」的主觀色彩，因為一個理論的產生，固然需基於對資料的邏輯分析，但創造性想像往往主宰成敗關鍵，這些例子在科學史上數見不鮮，愛因斯坦解讀 Michelson-Morley 實驗而發明相對論，便是一例。此外，科學常用類比與模型方法，幫助我們去想像極大或極小的對象，以代替無法直接觀察的缺憾，這些特質在宗教都一樣存在，人們對於信仰的至上感受，往往也是藉由隱喻和模型來表達。這都是方法上的相似性。

又比如，概念上的相似性也成為最近的熱門主題。信息理論、電腦科技與傳統的靈肉觀念有驚人的相似性；複雜系統的自組織功能，常被拿來類比上帝作為自組織設計者的功能；相對論彰顯的時空觀，與某些宗教神話極其類似。…這些概念的相似，不但保持宗教與科學自身的完整性，也搭起對話的橋樑。

第四種關係：整合。

整合是目前學術上最積極的建設性觀點，他們呼籲要比對話更廣泛、更有系統的修正傳統的宗教觀點。巴伯提出三種最有名的論說：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自然之神學（*theology of natural*）、系統性綜合理論（*systematic synthesis*）。

自然神學主張可以從自然的設計論證，推知上帝的存在，例如早期牛頓力學家計算地球離太陽的距離，剛好可以誕生生命，由此推論必有上帝的旨意在，而今日科學數據更精確，隨處皆可舉出例子，像是「宇宙創造之初，如果正反粒子的比例不是差十億分之一，而是相等，那麼就不會有現在的宇宙」、「在大霹靂後的一秒鐘，如果膨脹速率比原來的速率慢億萬分之一，那麼宇宙在生命出現之前就已經坍縮了。」等等，這些精細的科學認知衍生出對不可知的崇敬，成為信仰的基礎之一。

自然之神學觀點不同，他們認為宗教教義並不來自科學的支持，而是自有宗教經驗與歷史啓示的傳統，但來源雖不相同，所關心的問題確有交集，因此在交集處宗教信仰必須和科學知識相容，摒除不合科學的觀點，比如對於創世的經過，對宇宙結構的看法，就如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一樣，都應成為共通的認知基礎。

系統性綜合理論則主張發展出一套形上學，兼容並蓄科學與宗教兩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十三世紀時的聖多瑪斯，結合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學以及早期基督教思想，完成的形上體系。然而聖多瑪斯仍然沒有擺脫心物二元論的窠臼，而如今的自然科學觀也與亞里士多德時代大不相同。巴伯特別推薦由宗教與科學雙重影響下發展出來的歷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採取量子論「變化的歷程與事件的關連，比實存物質更為根本」的觀點，認為是解決宗教與科學紛爭最有希

⁵ Tomas Torrance, "God and the Contingent World," *Zygon* 14(1979)

望的一條路。

巴伯觀點之檢討

檢討巴伯的四種觀點，可以歸納出兩個結論：第一，巴伯並不認為衝突或獨立是宗教與科學的唯一歸宿，對話也不足以滿足人類未來的需求，唯有整合才是具有建設的積極作為；第二，且不論在衝突的歷史經驗中，宗教立場節節退縮的窘境，即便是獨立、對話乃至整合之主張中，需要修正、調整的多是宗教一方，包括信仰主神之認定、教義之詮釋、儀典規戒之去迷信化、詮釋宇宙人生議題之發言權等等，而科學最多是價值觀與影響性的評估，需要宗教精神、倫理道德的輔助，於科學理論與技術本身，宗教仍無參與之可能。

雖然歷程哲學似乎較不偏向科學，而是以形上學來兼容並蓄宗教與科學，此種融合似有超越宗教，超越科學，而不限於宗教與科學的趨勢，然而究其內容，其對科學理論與技術本身的影響仍然有限。何以科學理論與技術本身如此重要？熟知科學訓練的人知道，科學發展至今，已沒有一種外來的力量可以影響科學的走向，真正決定科學走向的，乃是科學理論與技術的相互依存程度。即以複製人技術為例，儘管宗教界大聲疾呼倫理之危機，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立法禁止研究，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從崇高的宗教力量到現實的法律制裁，也擋不住複製人技術的研究，科學理論與技術的關連發展，才是主導力量。

因此筆者認為，巴伯的走向是正確的，然而困境仍然橫亘在眼前。人類未來實應需要一種綜合科學、宗教的學問，這中間不但宗教本身需產生質變，即連科學也一樣要經過理論與技術上的蛻變，才有可能達到目的。巴伯的困境來自於他主要是從西方一神信仰的神學體系來考察宗教與科學的關係，而一神信仰並不能代表人類宗教活動的全部內涵，尚有許多宗教的特質可能是科學的良藥解方。

筆者研究涵靜老人思想至今，深深感受涵老主張宗教與科學之結合，乃是一種更積極性的融合，融合之中有豐富創造，足以蛻變成一種新的人類文化，涵老稱之為「天人實學」，是在巴伯四種觀點之外的第五種觀點，筆者謂之「化合」。筆者將藉由宗教與科學之「化合」觀，分就本質、方法兩個角度，剖析涵老之實學，並指出它何以能提供人類長期來解決宗教與科學紛戰不休的新方向。

宗教與科學「化合」之意義

「化合」的基本意義包括兩者相互幫助、引導，而非單方向的作用而已，就此而言，涵老在發起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時，明白指出：「我們目標：使宗

教哲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就是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和整理宗教哲學，用宗教精神來溝通和促進科學發展，以期達成心物合一。」⁶又說：「在消極方面，是為宗教哲學與神學探尋科學的依據，例如敬上帝、信神、祭祖先，究竟是根據什麼？又能達成些什麼？從而破除迷信，建立正信，從學術上創造宇宙的生命，而不是毀滅。在積極方面，我們要求科學培養宗教精神，以期科學不被誤用和濫用，從學術上增進人類的生活，而不再是危害。」⁷

從上文略可窺探，涵老把宗教之有賴科學的部分，視為消極的作用，意即基本的、起碼的作用，也就是為宗教信仰找到科學根據，取其真實，去其幻想，革除一般迷信盲從的弊病；而進一步積極的作用，是指科學之有賴宗教的「溝通」、「促進」，使其不被濫用、誤用，不再是危害。

「化合」的深層意義是指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可視之為蛻變後的新宗教文化，亦可視之為蛻變後的新科學文化，在涵老的著作《新境界》⁸中，區分宗教文化有三紀，第一紀宗教文化是渺冥的，從上古時代對大自然現象的畏懼和崇拜，到今日科學昌明時仍對神明現象以不可知、不可測的信仰，都屬渺冥的文化特色；第二種宗教文化是神化的，從希臘神話、基督一神信仰、到東方多神信仰，從神的人格化，以救贖、恩寵、治理、賞罰等等的擬人性，到人的神格化，以強調即身成神、潛能開發、神通應世等等的超自然性，都屬神化的的範疇。這二種文化涵蓋了目前傳統以及新興宗教之主要信仰特徵。

第三種宗教文化是自然運行的，何謂自然運行？意味人與神的關係，還原到宇宙不同層級生命的交流，人與神的來往就如人與人的來往、國與國的來往一樣，在宇宙自然律之下，神的本質、靈界的奧秘、祈禱之真相…等等，皆剝去神秘不可知的渺冥、神化的色彩，就如同現代人遨遊太空，透過無線電溝通一樣自然。涵老甚至以一種鮮明的例子形容這種宗教文化：「屆時機器一開，即可望見百萬大兵之進軍，或與對坐暢談，樂何如之？」⁹

這裡講的機器，不是現在唯物科學的機器，而是心物一元的新科學產物，「百萬大兵之進軍」也不是指戰爭，而是形容真理的戰士揭破宇宙奧秘的勇氣，「數千年前的老前輩」包括典型在夙昔的古聖先賢，也包括生活在宇宙不同空間的上聖高真。涵老意思是說，在那種文化時代，是人類已經掌握精神與物質一體兩面、流動不休的真相，因此科學不再是現代唯物的科學，宗教也不是現代唯心的宗教，宗教與科學融合成一種心物一元的文化，人類對宇宙、對生命的視野將有突破性擴展。

⁶ 涵靜老人，李玉階，〈迎接宗教哲學與科學相結合的時代〉，《宗教學術講座專輯》，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⁷ 同上。

⁸ 《新境界》本是涵老於民國三十一年冬完成於大陸華山，至民國六十九年天帝教復興後，涵老將本書奉獻給天帝教作為教義，故常稱為教義《新境界》。帝教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⁹ 《新境界》p109。

宗教與科學「化合」之本質論探討

涵老為何敢於提出如此鮮明的觀點？是一時的見解？還是有其理論與實務上的依據？筆者先從本質論來探討。

根據涵老在《新境界》的看法，宗教與科學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源頭，那便是自然律，依照對自然律的解釋、運用之不同，而發展出宗教與科學兩個體系，可惜的是兩個體系一直往唯心、唯物兩個極端發展，以致人類沒法掌握自然律的真相。所謂自然律是指自然法則，人類以唯物角度觀察自然法則，而有各種科學理論產生，比如重力理論、電磁學理論、核能理論等等，以唯心角度觀察自然法則，而有傳統各類宗教誕生，比如共通的道德觀、殊異的天道觀等等。因此探討宗教與科學的問題，必須返本還原到心物問題，只有朝心物相互流通不休的本質去掌握，讓科學與宗教在自然律的舞台上認清角色，才是解決這幾百年來紛爭的根本辦法。

筆者舉《新境界》的例子進一步說明上述觀念。《新境界》認為自然律有兩大類，一類屬於線型的規律，稱為「萬有引律」，一類屬於旋和型的規律，稱為「旋和律」。筆者僅以「萬有引律」做說明。¹⁰

此「萬有引律」名稱是假借牛頓之發明而用，因為兩者有緊密關連，但並不全等，故後文皆以「」表示非單純科學上之萬有引律，而是《新境界》之特殊名詞。若考察現今科學發現宇宙中存在四種基本力量，包括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目前可以這四種力量的規律來解釋許多物質現象，至於第五力的說法，雖時有提出，尚未有紮實的證據。以《新境界》立場，科學上這四種力都受到「萬有引律」的約束，然而內涵不限於科學已知部分。

例如電力，科學所見僅是電力的物質性一面，電力尚有精神性的一面。《新境界》認為人的肉體本身帶有陰電，人的靈魂帶有陽電，傳統中難以理解的靈魂肉體關係，其實受到陰電、陽電兩電相引的自然律支配，而結合成生命。此外，人的思想來自靈魂肉體的互動所致，故人之思想本身即為一種電力之放射，由此引申出宗教上極重要的議題：善惡與生死。

《新境界》提出善念之思想所帶電力屬於陽電，惡念之思想所帶電力屬於陰電，因此人常發善念，將有助靈魂陽電之增長，進而引導肉體正常運作，使該人身心平衡，反之若該人常發惡念，陰電之發射反會增強肉體對抗靈魂之力量，進而沾染靈魂，使其陽電減低，靈性迷昧，不但造成身心衝突，而且靈魂陽電降低到一定程度，陰電增加，會與肉體之陰電互斥，終至靈肉分離，是謂死亡。

傳統宗教講的善惡生死，就這樣以陰電、陽電的電力觀，而與科學有了聯繫。當然，有人認為這不過是以科學名詞牽強附會而已，不具學術意義，但是筆者要強調，這裡彰顯的是一種新的電力觀，一種心物一元的電力觀，傳統宗教與科學

¹⁰參考《新境界》p69、p74，其原文是用「萬有引力」之名，為免讀者誤會，筆者改稱為「萬有引律」，並不違本書原意。

屬於一偏之執，若要說是強以科學附會宗教，不如說是以一種新的觀點讓宗教與科學回歸到一個更廣大的體系內。就此而言，與歷程哲學確有其相似處。

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提供傳統宗教徒可以親身體驗、傳統科學家可以實驗的理論基礎，筆者將在後文介紹一些目前已在進行的實驗，以說明其開創性、前瞻性之價值，並非牽強附會解釋者所比擬。

不僅人類自身所發展出來的宗教、科學可以回歸到自然律自身，即使是人與神的關係，也是如此。《新境界》提出支配整個宇宙的規律除了自然律外，尚有自由律，亦稱為神律，乃神「依其智慧與修持操縱自然律之科學方法也」¹¹。換言之，神與人的差別是智慧比人高、修持比人好，因此神能運用比人更多的自然律而生存在宇宙各處，比如說神之和子¹²屬於高級陽電，然而外圍包圍一層陰電，藉由這種方式，神之和子可以來往人間，而不會受到地面陰電物體之吸引，輪迴投胎，這種超越凡人的能力，實基於神能夠運用陰電與陽電相互排斥之故。

當然，人類科學發達至今，也揭破許多自然律的奧秘，懂得利用自然律來創造更高的文明，從這角度言，今日之人類也可說具有神之部分能力，《新境界》本就主張人類進化的結果，就是成為神，或說神本來就是人類進化來的，只是神是心物一元的進化生命，而人類偏執於二端，因此發展出的科學雖揭曉部分自然律，卻未能真正識得自然律的全貌。所以涵老在《新境界》中，基於這樣的宇宙本質是心物一元的真相，提出要發展出一種新的學問，助益人類能不偏頗地、全面地認識自然律，進而超越自然律、運用自然律，得以擴大人類在宇宙中的生存空間，促進與其他星球的智慧生命交流，與高度空間的上聖高真來往，那便是傳統科學、宗教質變到嶄新面貌、回歸到一體的理想境界。

宗教與科學「化合」之方法論探討

涵老思想的最大價值，不僅在提出上述的本質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具體的方法來達成這個理想，使得宗教上要求的可實踐性，科學要求的可實驗性，都有檢驗空間，這種特色，才是筆者提出巴伯四種觀點之外的「化合」的最重要基礎。

《新境界》提到：「天人之間的距離是隨著時代巨輪在不斷的推進而縮短，世間凡有不能由理智解決之事理，吾人希望今後或可由天人交通之新途徑來求出真理。如何運用智慧使『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的精神科學與現代自然科學長期合流發展，如何配以有形軀體與無形靈界媒介貫通，促使『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器』互相協調，亦惟在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與自身之修持

¹¹ 《新境界》p69。

¹² 《新境界》認為和子是組成靈魂的基本粒子。

功夫。」¹³

這段話代表涵老在方法論上的主張。簡單地說，除了人間科學、哲學、宗教的整合外，要配以「天人交通」方法，與高度空間以上的智慧生命交流，才能突破現有人類處於三度空間本地球的侷限，真正產生「化合」作用，融創出新的文化觀。在此顯而易見地，涵老最特殊的主張是有關「天人交通」這個方法，因此筆者將著重這一方面說明。

「天人交通」的「天」，指的是傳統觀念的神，然而以涵老的思想來看，神亦不過多度空間以上的智慧生命而已，本質與人類相同，只有智慧與修持程度不同；「人」指的是人類，一般人只要經過訓練，都可以達到不同程度、不同目的的天人交通能力，在天帝教內，此種經嚴格訓練合格的人才，稱為「侍生」；「交通」是相互溝通、傳遞訊息、交流來往的意思。

人何以能與高度空間的智慧生命交通呢？原理在於「念力」，《新境界》認為人的念力並非虛無縹緲，實質是一種電力放射，神的念力也是一種電力放射，凡有所求的念力稱為「親力」，有所回應的念力稱為「和力」，親力與和力銜接上便是達成「親和力」了，於是相互間的溝通可以完成。

天人交通原理雖然簡單，實質上要經過長期訓練，尤其人之親力要能突破三度空間，不只要有心性修養的功夫，亦要有命功鍛鍊的基礎，這當中就含融了儒家心性之學與道家精氣神鍛鍊的內容，因此在天帝教的訓練過程中，必須修習「法華上乘昊天心法急頓法門」，再經三階段的專業訓練，同時經過嚴格考試後，方能擔任侍生。考試之法很簡單，卻非常合乎理性檢驗要求。一方面由合格侍生先接傳考試的侍文，然後由訓練生再去接傳，必須降示的神稱號與內容主題一樣，方為合格。

許地山先生研究民間降鸞扶乩之說¹⁴，最後結論扶乩都是潛意識作用，不可能有創新的內容，其研究固然有根據，然而一般降鸞扶乩與天帝教天人交通有很大不同，茲節錄《新境界》相關理論說明：¹⁵

目前姑將天人交通方法之原理簡析如左，以期引起科學上改良之運動：一侍準、二侍光、三侍筆、四侍聽、五精神治療、六靜觀。

一、侍準—侍準者，靈界對人間之廣播也。侍生為傳力，準筆為電力，神為播力，傳力（親力）上應播力（和力），兩力相感，乃生準筆之電動力，故亦必須借人之親力，而後方能有和力之作用，一方獨立不可能也。惟擔任傳力之人（侍生）則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方合要求：1、最好為童子（因其和子中之電質較強故），2、須具虔誠而有恆心者，3、須有相當才識者，否具效果不易顯著也。

二、侍光—侍光者，靈界對人類所放之電影也。光生為晶力，光布為折力，神為攝力，其原理為同性相引，即由光生和子之X原素+O⁰等混合為親力（陰

¹³ 《新境界》p4、p5。

¹⁴ 許地山，《扶乩迷信的研究》，台灣商務出版社。

¹⁵ 《新境界》p85~p86。

電)，一方靈界亦以X原素及H⁰配為和力（陽電），兩相化合為一種水晶質，故可折光於布而能感於目（H+O為化水元素，X為電質，三元相交而生晶體反折於目）。

三、侍筆—侍筆之理與侍準同，惟較為困難耳。

四、侍聽—侍聽亦為靈界對人間之廣播，其理待證。

五、精神治療—精神治療者，人類之親和力加人與神之親和力之作用而成也。其要訣為求診者及治病者均須竭誠為之，方可達到熱準而生效，否則無效也。

六、靜觀—靜觀為禪坐功夫已臻上乘，由「定」、「靜」、「安」、「慮」而至「得」之真實境界，即道家之所謂「通靈」，佛家之所謂「見性」，始能達到人神直接的自力交通，惟此種頓覺，必須「靜參」工夫深邃，方可躬親體驗耳。

侍筆、侍準、侍光、侍聽是現行訓練侍生的四種方法，精神治療雖也列在第五項，然實質上是以診心、救靈、療病為主旨，非單純訊息溝通，至於最後一項靜觀，則為最高的天人交通，其實已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上述「善能把握科學與哲學之相配原理與自身之修持功夫」，此自身之修持功夫，指的就是天人交通的前四種訓練，以及第六種靜觀。筆者尤要提醒，上述天人交通原理之介紹，目的在「以期引起科學上改良之運動」，亦即提供科學家尤其專攻信息理論的學者一個新的方向，可以來實驗這種人神的信息溝通，擴展科學唯物視野，這種從理論及實驗上來影響科學走向，是目前學術界尚待追求的。

涵老曾於民國二十六年潛居大陸華山八年，一面長期為國祈禱，一面就在從事這方面的實驗，當時的成果便是完成了《新境界》，涵老自述：¹⁶

「回憶民國廿八年己卯之春，煙霞繚繞，氣網縕，天帝降臨清虛妙境虛皇古洞，諄諄詔諭極初窮究天人之學，參悟宇宙境界。翌年庚辰之夏，復蒙天帝昭示聖凡平等、天人大同宇宙大道。民國三十年辛巳之秋，又奉昭示創訂心物一元二用、聖凡平等適應時代需要之新宗教思想，並命清虛真人、崇仁教主專司天人親和，與維生兒有形軀體媒介貫通，透露宇宙自然奧妙。迭經配合溝通，相當理想，遂即開始作有系統之追求，以親和所得要點經極初與黃子維道融會現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原理，參酌中外古今宗教哲理，擬訂提要，再與清虛真人、崇仁教主天天作學術性之天人研討，費時三月，幾經斟酌，初步綱領產生，分為「物質之自然觀」及「精神之人生觀」兩大主要部門，復經黃子維道悉心整編，隨時與無形靈界分章商討，父子師徒三人於白雲深處，朝於斯夕於斯，經歷年餘，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終於壬午之冬全部完成。」

《新境界》原名即《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後來考慮無神論者不瞭解內容，只以書名主觀判斷，因此易名為《新境界》。涵老在華山親身實驗這種結合後天的科學、哲學、宗教學，並透過自身修持、天人交通與無形靈界反覆做學術研討，

¹⁶ 《新境界》教義獻言。

一如今日人間學術會議一樣，聽之似乎匪夷所思，實質乃是親和力的運用，亦不過是循著自然法則而已。

今日天帝教也已展開更多方面的研究與實驗，在實驗方面，王光髓嘗試測量靜坐過程的腦波變化¹⁷，其領導的天人交通機研發小組，亦進行人神溝通時侍生的腦波測量¹⁸，劉緒私實驗念力發氣導致水電導性及分子結構變化¹⁹…等等；在理論方面，林緒致鑽研陽質射線（神能驅使的一種射線）與超導態之關係，並設計可供實驗的方案²⁰，劉緒潔提出以電腦做天人交通的評估²¹，楊緒貫則以陰陽觀念，以數學推導、概念解說，解決量子力學之機率論與古典力學之決定論的矛盾…²²。

這些研究發展均從宗教的觀念、方法、修持著手，深入科學理論與技術，希望從根本影響科學唯物的體質，轉向心物一元的新科學觀，而隨著對精神領域之自然律愈加清楚，結果必將反過來影響宗教本身，產生質變，剝除渺冥與神化的弊病，提供人類一個對自然律的嶄新觀點。

結論

簡言之，筆者根據涵老的思想，參考巴伯的觀點，提出「宗教與科學的第五種關係：化合」，其最終理想是「提供人類一個對自然律的嶄新觀點」，以脫離科學唯物、宗教唯心的兩大窠臼，這當然是一條漫長的路，也是天帝教長期追求的理想，斷非短期內即有重大成果，但至少在目前探討宗教與科學關係的領域中，不可否認地，涵老的主張已提出一種新的發展方向，足供學者繼續研究。

¹⁷ 實驗結果請參考《天人研究學會會訊》第一、二期，〈正宗靜坐初探〉，天人研究學會出版。

¹⁸ 請見第二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天人研究學會出版。

¹⁹ 請見第一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論文集，天人研究學會出版。

²⁰ 請見《天人研究學會會訊》第十八期，天人研究學會出版。

²¹ 請見《天人研究學會會訊》第十九期，天人研究學會出版。

²² 請見《天人研究學會會訊》第十九期，天人研究學會出版。